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第四册〔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月〕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第四册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月]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四)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代表號)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內文印刷／優文印刷廠

1990 年 12 月 17 日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全套 18 冊 (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

· 遠流編輯部

1. 胡適之先生生前經常鼓勵別人寫日記，多爲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留一分歷史材料。胡適先生自己就是寫日記者的絕佳榜樣，從一九一一年在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一九六二年病發去世爲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五十年的日記；日記裡不但記錄了他的交遊、讀書等生活諸事，也記錄了當時國內外政治社會大事，可說是胡先生自己的主張的實踐。

2. 然而胡適之先生身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中國，他的日記迭遭戰爭流離與政治壓迫的威脅。我們從胡先生昔日秘書王志維先生的口述中，聽到許多有關「保存」胡適日記的事蹟；這些故事猶如「偵探片」一樣曲折詭譎、驚險萬狀。所幸，就我們所知，這批日記大致上是保全了。（參見吳大猷先生序文）

3. 胡適之先生在世時交遊廣濶，活動範圍遍及政治、外交、學術、文化各界，民國以來的國

內外重要人士與他幾乎都有往來，他的日記也因此成爲現代中國史的重要材料。胡先生的日記如果能夠完全整理出版，對探求現代史某些關鍵事件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要了解胡適之先生這位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他的日記更是不可或缺的線索。本社自一九八六年出版《胡適作品集》卅七冊之後，即極力爭取整理出版胡先生日記的機會；現在，承蒙胡先生長公子胡祖望先生的信託，以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授權，我們得以進行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4. 我們計劃以排版加註解的方式，整理出版全部可得的胡先生日記；此外，並將胡先生的手迹原稿少量印行，專供學術研究與藏家之需，此即《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5. 全部的日記則以胡先生日記原本的題署《胡適的日記》爲總題，分冊時再依所屬時期的階段爲名，如《留學時期》、《使美時期》等。手稿本則出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的日記，依序編纂，共得十八冊，逕稱《手稿本》，不另題名。

《胡適的日記》序

胡適之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提倡語體（白話）文學，引入西方治學態度方法於我國哲學思想的研討；除在抗戰期中任駐美大使約四年外，一生不從政而對政治及國是建言，堅守學術、思想自由、民主之原則，無私無我，數十年如一日。胡先生在「文學革命」，及我國學術思想的開發，貢獻之大，是無需贅述的。

胡先生的著作甚豐，年前遠流出版公司集已刊出的著作，得三十七冊，但這決非他的著作的全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有搜集他散置各處的文稿，成一「全集」之意，祇以限於人力及經費，加以文稿的存置處及「存在」本身皆不明；甚難進行。故茲擬先從胡先生的「日記」的搜集著手。

搜集胡先生的日記，按目前所知的，「已刊出」，「未刊出」，「是否存在尙未明」，及「目前刊出」的，按年列表如下（因為胡先生的「留學」，「任駐美大使及去職後住美」，「離北京大學至來台任中研院院長的一段時期在美」，為方便計，下文均用西曆）：

一九一〇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印出該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的部分。

一九一一年七月，此段時期的日記，已刊出，見《留學日記》。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二〇年，任教北京大學。日記「原稿」未知何在？關於此段時期，胡頌平編著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擇錄有許多《新青年》和胡氏其它著述的片斷。如原稿留在北平，則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刊印的《胡適日記》應亦包括在內。故此似非是。

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五年，此段時期的日記，在胡先生卸駐美大使任後，請國會圖書館攝成顯微影片。胡先生逝世之翌年（一九六三年），胡夫人請國會圖書館複印一份，送胡適紀念館保存。

一九四六年夏，胡先生自美返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將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兩年日記及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兩年日記的一部分帶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離平時，遺留在北平。

胡先生於一九五八年由美返台就中央研究院職，一九六一年胡夫人從美將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五年國會圖書館所攝的較為完整的日記原本，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廿二日；二月十一日、十二日；五月六日；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四至卅一日；八月二日至十三日；九月廿八日、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八月十七日至廿二日），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日記帶回台灣。上述的日記，在胡適紀念館攝製軟片保存，原件遵胡夫人意，交（駐紐約總領事）游建文先帶往美國，交胡適夫人收存。這些日記，按理推測，應是於稍後胡夫人又由美返台時，

留在胡祖望先生處。本年三月廿七日祖望致筆者函中，謂彼處無此部分日記原本。故此點有待澄清。幸胡適紀念館已將該部分日記攝軟片影本。

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曾將胡先生留在北平的日記刊出，包括下數段時期：

一九一〇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如前述）。

一九二一—二二年（惟將剪報附件均刪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廿一日；七月廿日至八月二日；九月七日至十二月的部分）。

一九四四年（該年中零星卅七天的日記）。

× × ×

一九三八—四二年，此段時期包括胡先生任駐美大使職的時期，有每日的案頭日記，原件在祖望先生處，前年由筆者向他請得一印本，得其同意，曾在自立晚報刊出一小部分，又在《傳記文學》陸續刊出。

一九四三—四六年六月，是胡先生卸大使任後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前的旅美的一段時期，是我國抗戰至艱苦，亦世界大戰的後期。胡先生對國內戰事及政府的關懷，是可想見的，故這段時期的日記，是最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一九四四年則由胡先生留在北平，後經北京中華書局刊出（見前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則不知在何處。（既不在祖望先生處，似亦不在北平，否則中華書局無不刊出之理。）

一九四六年夏—一九四八年冬，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一九四六、四七年兩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惟一九四八年的則不知在何處。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年四月，這是胡先生（在政府遷台）去美至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的旅美時期。其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年日記在祖望先生處。一九五七、五八兩年的日記原本，現不知何在，但紀念館留有影本（見前）。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初，胡先生由美返台，六月中由台去美，十一月五日返台。此後祇於一九六〇年夏赴美西雅圖一行，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逝世。一九五九年的日記在祖望先生處。胡適紀念館有一九五七年（七十七天）、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年數年的日記影本，一九六二年祇有零散的若干天日記。

上述乃至目前為止，筆者由胡適紀念館王志維先生及胡祖望先生處所集得有關胡先生的日記的資料。近由中研院徵得祖望先生的同意，先將紀念館已集有的影本陸續刊出：其中(1)1921—35部分，將日記中所附剪報等皆刊出，俾讀日記時便於參考。(2)1936—37。(3)1938—42。(4)1957—62。其他年份，俟與祖望先生商請之。中研院希望能集成一部完整的《胡適的日記》，刊之於世，為我們一代學者誌紀。

吳 奇 猷

謹識，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下午中国科学社^{社友会}开会，素履礼先生讲演河南奉天两省发现的

的石器时代文化。到者止不人，可见北京讲学之风不振。袁

君与安特森 (J. G. Anderson) 皆以为古代陶器^器与有色厚花样的，

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我始不以为然。我以为，与实用互相影

响说，不如用平行发展说。前说可以解释那^相似的花样与相同

的用途作陶器之故，而终不能解释那中国独有之空脚商。公说

则既可以用有限可^缺之理论说，又可以^用独有之样式

为^其佐^证。

素履谓^素称陶器，^素亦有陶的传说，同时又有^素陶，或者

凌^凌时代^只是一个陶器时代？凌^凌^凌陶也许还是^陶器之王

呢？此说不啻以^戏言^忽。

書報介紹

第二，我們一方面據先生所擬的書目範圍不廣一方面又以爲先生所談的兩方面——思想史與文學史——談得太深了，不在於「最低限度」四字。我們以

爲定留學生的國學最低限度，應該顧到兩種事實：第一是我們的時間，第二是我們的地位。我們留華學生，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求學的時間共八年。

八年之內一個普通學生，於他必讀的國文課程之外，如肯切實的去研究國學，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程度，這是第一件事應該考慮的。第二，留華學生都有留美的可能。

教家對於一般留學生要求一個什麼樣的國學程度，這是第二件事應該考慮的。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爲書目太多時間太少。

而且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或元曲選一百篇，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以爲未滿足國學最低限度的。

因此，我們希望先生替我們另外擬一個書目。

書報介紹

八 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 傅封老人

九 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 江亢虎

十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思） 李守常

十一 五十年來之世界農業 鄒秉文

十二 世界航空進化 厲汝燕

十三 線列顆粒（醫學上之發明） 湯爾和

十四 五十年來之世界衛生 胡宜明

十五 五十年來之世界婦女運動 程婉珍

十六 英法財政與金融之比較 馬寅初

十七 五十年來之世界軍備 錢桐

第二編 五十年來之中國 施啟超

一 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 黃炎培

二 五十年來中國大吏表 沈綺

三 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 蔡元培

四 五十年來中國之科學 張華

五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胡適

我加圈的书目如下：

书目	1
法華經	1
詩集傳	1

中國人名大辭典 阿彌陀經 老傳 2

九代紀事本末 綱目 文選 2

老子 宋元字彙 柴府詩集 5

四書 明儒學案 全唐詩 (?) 10

學子問津 王臨川集 宋詩鈔 5

韓非子 朱子年譜 宋十家詞 6

荀子集注 王文成公全集 元曲選一百种 12

淮南子(集解) 清代學術概論 宋元戲曲史 6

周禮 東晉書年譜 紅白裏 2

補遺 霍東坐遺書 水滸 儒林外史 4

佛說教經 我字必經考 玉匙 紅樓夢 4

32.2 69.7 52.6 52.6

或 57.9 32.2 69.7 52.6 154.5

的，這番話快有個明白的解決，好打個
「一團和氣」，決不能存疑的意見。(頁十一)
張先生繼續道：「三條路，雖然他自己以認明兩條
路！他覺得當時那條主張強詞和強硬的人，說：「
不知高何別日云云！」所以我們尚時且不勝形
態之苦。」

對於那兩條路：張先生自己另有一種極大
異的解釋。他從西文化「問題」或「下問」的方式
「東文化」中，被強硬的說去，這是可以斷言
「死」。

儘管這與他自己的苦痛解：

此處所謂「強硬」，不僅說中國人仍舊使用
東方舊自己；大約說其文化可以歸併
，亦與西文化一樣，成一種世界的文化
——現在西文化所謂科學和德意志克拉克西的
色彩，是遍佈世界上那「地方」人不能自
外的。

所以此則問題，直往了當的，就是
東方文化可否細分成爲一種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爲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
。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宜僅使用於中
國，而應成爲世界文化。(頁十二)

這是張先生的書裏的最主要問題，倘若自然應該
先把這問題想一透，方才好說下去。
我們覺得張先生這一段話似乎不能完了舊就
的毛解。第一，東西文化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
問題，決不是僅僅說「和」與「強」或「世界文化
」兩條路所能完全包括。至於「強詞」問題，更
以有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的問題，和用歷史
的傳統與方法尋求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如何應付
去取的問題，而不是東方文化強詞而爲世界文化
的問題，而空具強詞的說去取，那計劃是將來
的努力不短矣。第二，張先生的那分

的，強詞快有個明白的解決，好打個
「一團和氣」，決不能存疑的意見。(頁十一)
張先生繼續道：「三條路，雖然他自己以認明兩條
路！他覺得當時那條主張強詞和強硬的人，說：「
不知高何別日云云！」所以我們尚時且不勝形
態之苦。」

論是種在「一個強硬的大前提」上的。他的大
前提就是：

「凡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爲世界文化，則該
本不圖存在；若仍可存在，當然不能成爲
一團和氣或世界文化。」

這問題，是很可驚異的。世界是一種「大」的東
西，文化是一種「小」的東西，兩者應是「自己
的」(頁十三)。「一與文化不是一體，而是由
多種方面，他總成爲三方面：精神生活，社會生
活，物質生活。這種多方面的文化，在這種多
面的世界上，不能沒有時上如空中飛鳥的
的區別，在一曲調裏，會只有南北之分。古
今之別，何況預文的呢？若否定了這種區別，
知空而的區別，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那兩條路
下的文化也可成爲世界文化。我們也可以說，
世界人應是「強硬的強硬」，進行着生活，
「強硬」，標準明確，都行着生活，
至於鴉片，鴉片，鴉片，鴉片，鴉片是進行時，
何曾想沒有世界化的實呢？然則，同生活而
度的抽象的可能性上來看，幾乎沒有一件不能
爲世界化的。再從反面去看，若明白「生活生
的區別和空而的區別，那麼，「一與文化不必須成
爲世界文化，而自強硬存在於中。若不能成
爲世界文化，則我們正不妨吃菜飯；鴉片不必成爲
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吃鴉片；中國不必成爲
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吃中國話。」

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提出張先生的出處與取
下，強硬的毛解，強硬的強硬，一與文化者不應成
世界文化，強硬本不圖存在；強硬的強硬，一與文
化者存在，必須強硬成爲世界文化，強硬已
是「平常的化，強硬去之」的人，他不知
不覺的強硬世界文化也是「化之」(強硬去之)
了。從「強硬的強硬」自強硬生出一種強硬的
的「文化強硬」。他自己強硬強硬強硬的「一與

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提出張先生的出處與取
下，強硬的毛解，強硬的強硬，一與文化者不應成
世界文化，強硬本不圖存在；強硬的強硬，一與文
化者存在，必須強硬成爲世界文化，強硬已
是「平常的化，強硬去之」的人，他不知
不覺的強硬世界文化也是「化之」(強硬去之)
了。從「強硬的強硬」自強硬生出一種強硬的
的「文化強硬」。他自己強硬強硬強硬的「一與

能一上，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或世界文化的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文化復興或世界文化的時代。(自二五九以下)這是一條世界文化的主線，有什麼根據呢？原委完全用不着提，只須從先生自己的思想，談了。

梁先生說：

我並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齊好，無奈人即生活上的問題實有這三解決，其次文化的態度有這三種，斯古，斯今，斯好。把這三種自己分列，所以事實上這三種態度不重是一回事。吾自有見而為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解，然吾亦要求於今人者？(頁二六一—二)

是約，這三往路，古人曾分列過。現在世界是走上了一條路了，既不能分別並存，只好輪流依次重現一次了。這種主題主調的文化輪迴說，是個孤獨的，因為梁先生說「吾自有見而為此說，吾亦要求於今人者！」

凡這種主調的解釋的，大概沒有不武斷的，他既自有見而為此說，又自己聲明不求於今人，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這顯明的是在指引我論獨立主調的主義之義，他說：

這做箇(康世上)也該快完了……

在求世界，完全是無天地的天下，服主主義地不能，情勢所在，自己不能明，顯也顯矣。(頁二五二)

我自知「切世無主」，所以我快於兩年前，生今日開口，也不應無主之論，只希望能指出梁先生的文化哲學是根據於一個傳統的出發點，而與傳統的出發點只是梁先生的「平平的把定一條路去走」，「或特求一個「原理」的人格的表現，用一位說的眼光來看世界文化，故世界

文化也只走一條路了，自己聽得的道理，便要「一從」，故說「吾自有見而為此說」，「不必明，以無主」。

不明白這一個意思的，不能讀梁先生的書。

(一)

上文只取了梁先生的結論和結論的一部分來說明獨立主調的文化哲學。現在我們要研究他的東西文化觀的本書了。

梁先生竟說對金子馬路，他獨自論東西文化的話，夫引佛蘭德與德意志與奧斯尼路先生的話，認為對得很好。梁先生雖然承認「西方文化即是基督和德意志與奧斯尼路的文化」，但梁先生自己走了一條路的人，他覺得「我們說話時非說兩不可，但說得克究與的樣子」，所以他還要說「佛蘭德的工夫，要把佛蘭德先生讲到一條路上去，才到(或到)家了」。梁先生，若從歷史上去研究起來，本來是一條路上的人，然而梁先生并不講歷史，他仍用他自己的思想作主，先講這文化只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子，而「生活」就是一「重歌」；他有了這個觀念大的新定，若從科學與文化的答案！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為富強與向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頁三二)

我們若這樣，且先把他對於中國印度的文化的答案，也列下來，好作比較：

中國文化是以意識為圓和特中其其根本精神的。(頁七一)

印度文化是以意識反對何種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頁七二)

梁先生自己說他研究文化的方法說：

我這個人本無學問，掃掃都是安眠，在个地「強不知以為知」，心所有只是「一點」維家的意思，我本是一點維家的意思，最重一切，這研究文化的方法也到到到本，完全是出於無思想。(頁六—至六二)

我們傳統的說法，陶器了死者的編組，大抵把

所謂生活，就是現在的教（即是現在的意

義）對於此的教（即是死後或死局的生

活）之教門。……前此的教義我當重新

調劑，所謂教門，即是門什困難，解決

問題。（頁六四一五）

這點總與，似乎個平話，然而從這裏發出三個生

活的方法：

(一)向神的要求，就是奮鬥的踏度，這是生

活本來的傾向。

(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劑，特中；阿

羅的降臨而變。

(三)轉身的過去要求，這從來取情靈的調

劑而要求。（頁六一七）

依從先生的解釋，這三條路代表三大系的文化：

(一)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條路。

(二)中國文化走的是第二條路。

(三)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條路。（頁七二）

以上所引，都是本書第二三四兩章中的，但

梁先生在第四章比較東西哲學的結果，又得一個

關於三系文化的奇妙結論，他說：（頁二〇六）

(一)西洋生活是與實用現世的。

(二)中國生活是與實用現世的。

(三)印度生活是與實用現世的。

「現象」就是現象 (appearance)，理智就是「比

量」，而現象乃是比量與現象之間的一種「非量」

，就是「對於感覺——心王——之受，二心所」

。（頁九三）

以上我們聽過梁先生的文化觀察。我們在當

時要指出梁先生的文化觀察也犯了傳統的毛病。

我們也知道，在梁先生一定時代梁先生抱不平，說

「梁先生分析的既使仔細，得到的那條精微，而你們還要說他錯誤，豈非大冤枉嗎？」是的，我們正因為知用梁先生的分析和精微的辨別，所以說他「錯誤」。文化的分子愈多，文化的限

於梁先生，而梁先生要悲化有一大系的文化各

自居在一條路，公式，這即是傳統之。公

式越發，越簡單，他的傳統性越發。

我們試先看梁先生的第一附三條公式：

(一)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靈感與科學。

(二)中國化的根本精神是靈感與科學。

(三)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靈感與科學。

這豈不簡單？豈不簡單？然而事實上豈不是既靈

感與科學，西方化與印度化，表面上固然很像一個

向神的要求，一個向神的要求；然而我們中心靈與印

度的宗教，何嘗不是靈感的向神的要求？梁先生會

想及印度人的「日曬不食，投入靈廟，每天衣的

穿身披麻，學養牛狗，就草吃高，在道上學車

的凍死，上山去找老虎。」我們試問這個人真的

是什麼？是向神嗎？還是他靈的向神的要求，尋求

那最高的靈？我們試舉一個例：

釋迦牟尼於深州西路首，以香塗左右五種

之。……神之二手，於是酒飲於盤

上，作食而小，以抽與之，自以臂掩。

……靈，雖然火合，於靈之中，神

。比第二，身而靈，重復一神，身

上。（胡適修正譯，三，三三三）

試問這個人，在大佛之中，神，在身而靈之中

，神，神，這個人，不是靈感與科學的要求？

大家都以爲印度人投法生活才出世，像

唐胡士所說，印度人則小不給靈門以求生

活，實自閉靈說！印度人，實在是靈，勇

氣的，他們只找空玄不找，何嘗不是靈

？（頁四八）

是的！印度人也是靈門，然而「靈門」向神要求

的靈度，如是第一條路。（頁六九）所以梁先生